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人民志愿军“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在位于内蒙古境内的抗日第八战区的伪蒙中公旗沦陷区,曾发生过一场经典的夜袭之战,其战略意义不逊于“奇袭白虎团”。逢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回忆起那场激烈而精彩的夜袭战,战斗的亲历者、青岛籍抗战老兵牛锡俸不由得心潮澎湃,对笔者娓娓道来那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抗战历程……

牛锡俸祖籍青岛市城阳区东果园村,与笔者是同乡。在青岛市李沧区大崂路家中,虽已93岁高龄却精神矍铄、思维清晰的牛老告诉笔者:“在‘七七事变’爆发前的一个月,自己考入了父亲任教的学校——西北农业园附属高中,正值国难当头之际,社会上的抗战热情十分高涨。眼看着身边的同学们纷纷高唱着《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的歌曲投笔从戎,自己也萌发了参军入伍的念想。1939年,他报考了位于西安城南王曲镇西樊村的黄埔军校七分校,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1941年夏天,牛锡俸从黄埔军校毕业,1942年春受到傅作义将军召见,实授新三十二师通信连中尉排长。1943年调任骑兵第四军参谋处任上尉参谋,负责作战训练业务。1944年9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日渐处于下风。在这种形势下,傅作义部决心除掉敌方右翼将战线向前推移,配合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发起大规模反攻,从而发动了艰苦而卓越的“夜袭中公旗”战役。

中公旗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东北部,东与包头市相连,距呼和浩特市约400公里,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高度重视该战役:派遣由骑

抗战版“奇袭白虎团” ——青岛籍抗战老兵牛锡俸回忆录

□陈敬刚



牛锡俸(左)与笔者合影

四军骑三、骑四两个师和一个步兵旅组成的大部队分路推进,牛锡俸担任了军长与骑兵集团之间的联络参谋。

据牛老回忆,当时负责守卫中公旗的敌军除了李守信的两个伪骑兵师,还夹杂着部分日寇的正规军队。双方在士兵人数方面可谓旗鼓相当;但日伪军在武器装备的精良程度上却远胜于骑四军。如果发动正面强攻,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为了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经副司令长官部战前会议研究,决定采取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中公旗的战略方案!

9月13日夜,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牛老清楚地记得,按照战前部署,大部队在出发之前把所有参战的马匹用笼套将嘴巴套上,并且将马匹的四蹄用棉花包裹起来避

免发出声响。从士兵到指挥官,每人都衔着一根小树枝或细棍,以防止交头接耳产生喧哗。牛老对此颇有感慨,自己从小喜欢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描写古代军事战争的小说,而眼前的情景恰如小说中所描绘的古代作战时在夜间偷营劫寨的场面。

在夜幕的掩护下,部队就像一支无声的暗箭朝中公旗方向射去,一直摸索到阵地前沿敌人也没有发觉。随着总攻信号的发起,英勇的骑兵、步兵战士在数百公里长的战线上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强大攻势,那人喊马嘶的壮观场面真可谓“人如猛虎,马似蛟龙”。

战役进行得很顺利:事先毫无战斗准备的日寇和伪蒙军队被这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吓蒙了,几乎毫无反抗和抵御的能力,除了小股敌人偶尔鸣枪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

抵抗。许多敌人还没有搞清楚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在睡梦中就已经丢掉了性命。

此役可谓战果辉煌:负责进攻奴其镇的我步兵旅的一个营深夜攻入镇中,击毙敌特务机关长并生俘日寇十人、全歼伪蒙一个中队约200余人,缴获电台一部,敌右翼特务机构被彻底粉碎。骑兵团于当夜生俘30余人,全歼伪蒙驻中公旗一骑兵旅。时任伪蒙古军第六师师长的蒙族亲王在战斗中被活捉,王爷以下的王公贵族约数十人亦被俘获。至此狼山以北约600余里的沦陷国土宣告光复。

说到这里牛老有些略感惋惜,驻守中公旗的“大敌首”李守信成为了漏网之鱼,未能被击毙或活捉。在那场战斗中,他侥幸逃脱,带领少数亲随部队冲破包围圈向包头方向逃去。

“夜袭中公旗”之战虽然没有对内蒙战区境内的日伪军造成致命打击,但却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它标志着在广袤无垠的蒙古草原上对敌发起总反攻的号角已经吹响!此役令远在察南(张家口)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最高统治者德王深感震惊不已。

牛老感叹道:“舞台剧《奇袭白虎团》成功地运用京剧形式表现了抗美援朝的战斗历程,被确定为八部革命样板戏之一,当年自己曾经多次观看。每当欣赏到剧中我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的那场“抗战版奇袭白虎团”之战。



呼延灼为什么 没把家眷接上梁山

□刘传录

前两期说到钩镰枪大破拐子马,呼延灼被迫投降梁山。逼上梁山和投奔梁山的人员,上梁山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接自己的家人,就连李逵也要接自己的老娘上山。至于朝廷的降将,梁山首先是接他们的家眷上梁山,一是为了让他们死心塌地为梁山服务,更主要是怕朝廷追究,给家眷带来杀身之祸,连武圣关公的后代关胜都把家眷搬上了梁山,而呼延灼却没有,留下了一个和朝廷沟通的桥梁。

梁山攻打高唐州,杀知州高廉。皇帝立即选将调兵前去剿灭,高太尉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人:“此人乃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派子孙,单名唤个灼字,使两条铜鞭,有万夫不当之勇。现受汝宁郡都统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将。臣举保此人,可以征剿梁山泊。”徽宗看了呼延灼也认为是人才,就赐踢雪乌骓宝马一匹。

呼延灼运用连环马战术,宋江率领的梁山兵马抵挡不住,人马折损大半,差一点把梁山集团赶出老巢。后来高俅率十三万大军、上将近二十人攻打梁山,也没能像呼延灼得势。

吴用派时迁去东京偷盗徐宁的雁翎锁子甲,把徐宁骗上梁山。徐宁看到家眷也上梁山后,日夜教习梁山兵马钩镰枪法,连环马碰到钩镰枪就成为死马,呼延灼被杀得大败,全军覆没,单身一人突出重围,投奔青州。宋江亲自作诱饵把呼延灼引入陷坑,活捉呼延灼,在宋江好言相劝之下,正式归顺梁山。

堂堂大宋二品武官为什么投降梁山呢?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对于功臣及其后代特别优待。呼延灼的爷爷呼延赞是宋朝开国功臣,呼延赞跟随太宗攻打北汉太原城,率先登城,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还在高粱河之战中救了太宗的命。在北宋,功臣的后代即使犯了错误,也会宽大处理,没有杀头之祸,特别是宋初抵抗辽国的功臣后代更受尊重。呼延灼在本朝树大根深,在京师有着深厚的人脉,高俅主动推荐他征伐梁山,朝廷上下一致看好他,这是呼延灼没有把家眷接上梁山的原因之一,也是呼延灼冒着造反的名声投降梁山的胆量基础。

呼延灼上梁山的主要原因是在听取了宋江一席话后的大胆决定——帮助宋江实现招安,变相完成剿灭梁山的任务。梁山靠陷坑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捉住呼延灼,宋江开口便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宋江又说:“……宋江愿让位与将军,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呼延灼知道兵败回去自己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留下帮助宋江实现招安还能将功折罪。为了给自己完成任务提高砝码,呼延灼许降关胜,给自己完成任务找到了一个好帮手,压下了林冲、鲁智深等人不希望招安的势头。

呼延灼并非主动投降的,他忠心报国的志向始终坚持。十面埋伏破童贯时,呼延灼单挑了睢州兵马都监段鹏举,他手下留情,段鹏举是唯一突围逃掉的童贯麾下八兵马都监,用行动给朝廷传递了信号。他和关胜都是梁山泊马军五虎成员,从组织和武力上为招安创造了条件,顺利帮助梁山实现了招安,圆满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剿灭梁山的任务。

征方腊归来,呼延灼完成朝廷任务归队,“受御营指挥使,每日随驾操备。”从一方大员成为了皇帝行营守卫首领,是梁山中唯一提拔重用的武将。靖康之乱,呼延灼老当益壮,护驾抗金,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出军杀至淮西,战死在抗金战场上,为他祖先打下的江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也是朝廷保护呼延灼家眷的回报。

史海钩沉

□于建勇

许多人见过木枕、混凝土枕,却很少见过钢枕。胶济铁路是中国第一条使用德国钢枕超过300公里的铁路。后来,随着钢枕逐渐被木枕、混凝土枕代替,许多退役的废旧钢枕“回炉”,存世量越来越少,已淡出世人的视野。

从1825年铁路问世以来,最初都是使用木枕。1884年法国提出了钢枕方案,当时在欧洲发展最快。使用钢枕最多的有德国、法国、瑞士及南美洲。德国最多时钢枕线路占所有线路的40%,而世界钢枕产量占铁路的10%左右。

胶济铁路是中国较早大规模使用钢枕的铁路。说起钢枕在胶济铁路的使用,还要追溯到德国高级工程师——盖德兹。他在1898年对山东铁路选线进行考察时,就明确提出使用钢枕的设想:“全部轨道材料都用钢”,“轨枕长2.5米、重50公斤,为低碳钢枕。”

这一设想与同年勘测这一线路的德国工程师锡乐巴不谋而合。锡乐巴基于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经验——此前他参与修建的大冶铁路,使用的就是钢枕,坚持采用钢枕而不是木枕,在他看来:“木枕在中国的气候条件下不能持久。”

金士宣、徐文述在其专著《中国铁路发展史》中认为:德国之所以全部采用钢枕而非木枕,是“由于木枕须向他国购买,而钢枕可由德国运来。”对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

胶济铁路上的德国钢枕



究所铁路专家王斌并不认同:

“事实上,德国那时也生产枕木,继胶济铁路之后,‘建于1904—1907年的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也使用了钢枕’,而且使用效果很好。”

在铁路发展的早期,钢枕曾在木枕容易被白蚁和腐朽类侵蚀的热带铁路上广泛使用。钢枕的主要优点是:不怕火烧;不担心虫虫;生产过程简单;承受荷载大;可提供较大的纵、横向阻力,牢固保持轨距;可通过电焊进行破损修补;回收率高,废钢回收高达70%。不过,钢枕也有明显的缺点:与其他轨枕相比,造价高;在有绝缘需要的线路上不能使用;容易被侵蚀;列车通过时产生的噪音较大;到冬季容易出现裂痕甚至折断。胶济铁路就出现过折断,1926年,在原有轨枕之间增加9根钢枕,折断

待德国钢枕退役后,胶济铁路上的轨枕逐渐被木枕、再后来被混凝土枕所代替。那些退役的钢枕因为超出了使用寿命,许多被当作废铁出售,化作钢水,以至于钢枕存世量越来越少,淡出人们的视野。

不过,钢枕的形制,却留在了历史文献上。在1904年胶

济铁路全线通车老照片上,可以看到它的具体形状:两端弯曲,呈燕翅形。对于这些老照片,许多人只关注上面的人物,却忽视了这些人脚下的钢枕。出于惯性思维,可能还以为是普普通通的木枕呢。

目前,超过百年历史的钢枕,在中国存世不多。中国铁道博物馆、云南铁路博物馆、沈阳铁路陈列馆均藏有钢枕。前两馆展示的是滇越铁路的钢枕,沈阳铁路陈列馆展示的是南满铁路制造的钢枕。

目前,大冶铁路博物馆也藏有两根德国钢枕。大冶铁路全部采用德国技术和设备,1893年6月动工,1894年12月27日通车。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二十三的《益闻录》记载:“其路横木以铁代之,排作燕翅,铁轨即钉横铁之上。”这里的“横铁”即钢枕,它和胶济铁路的钢枕乃是“兄弟关系”。大冶铁路由德国工程师时维礼主持勘测设计和施工,后来主持胶济铁路勘测设计和施工的锡乐巴,也参与了大冶铁路的修建。因为同样全部采用德国技术设备及工程师,大冶铁路与胶济铁路颇有渊源。不过在规模上,大冶铁路与胶济铁路不可同日而语。大冶铁路全长仅20多公里,胶济铁路全长近400公里。如果说大冶铁路是中国第一条使用德国钢枕的铁路,那么胶济铁路就是中国第一条使用钢枕超过300公里的铁路。